

公孙梦 著

梵钟血珠  
(下)

蓝天出版社

## 第二十一回 威镇长安

紫鹰的招式，只能说是酷似本门功夫。他经常使出的招式就根本没招式，只是随随便便地出手迈腿，就像一个不会武功的人，乱打乱劈一样。

而紫鹰自己，把融合了别派功夫自成一体的招式使将出来，越打越觉得得心应手。

四十招过后，他逐渐领悟到，高手出手看似随便，但隐藏的变化更令人捉摸不着。慈善禅师如此，这个老太婆更是如此，他以师傅教的那些看起来简单稚拙的手法对付老太婆，往往就能迫得老太婆手忙脚乱。

只有到这时，他才真正明白师傅的高明。

因此，他把自己融合在本门功夫里的别派功夫，也极力加以简化，这样使用起来，看是没有看头，却是厉害无比。

他越打越有信心。

只是，他还不善于将掌、指、捏三种功夫巧妙应用，还显得有些杂乱无章。

又是二十回合过去，他觉得摸到了门道。

于是他改变了打法。

他以掌和指进攻，以捏和剪防守。只要老太婆爪子递到，他不是以剪去戳爪，就是以捏去拿对方腕骨，果然迫得老太婆改招换式。

老太婆越打越怒，觉得大失面子。

她凶性勃发，怪叫一声，不再避让，用双爪硬碰对方的剪、掌。

于是，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

就在紫鹰拍出一掌之际，老太婆变爪为掌，闪电般迎了上去。

“啪！”两掌拍击。

在掌触掌的刹那间，老太婆才发出了真力。然而，她立即觉得对方掌心也迅速发出了强大无俦的内劲。

“轰”地一声，两人同时退步。

紫鹰退了三步。

老太婆只退了一步。

惩善禅师大喜，老太婆名不虚传，内力比拼胜负已判。只要老太婆把紫鹰除去，将去掉一心腹大患。

萧强等人则看得心惊肉跳。

紫鹰不该与对方拼比内力，这一下不仅受了内伤，掌毒也必侵入穴道，不能再战了。

老太婆呷呷呷怪笑一阵：“小子，你已中了我的掌毒，还有命么？”

她一步步走上来，抬起两只毒爪。

可是，她与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奇无比地看到，紫鹰也

毫不犹豫地走了过来，并无丝毫怯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来不及思索了，紫鹰先发起了攻势。

他双掌并举，在胸前迅速一措，吐气开声：“咳！”双掌推出。

啊，不对，他是右手出掌，左手出剪。

老太婆也来不及探究对方究竟还有没有内力，立即双爪递出，迎了过去。

“轰”一声大响之后，夹着两声闷哼，两人同时退后两步。众人仔细看时，老太婆右手垂着，左手仍举在胸前，定在那里不动。

紫鹰也站在原地不动，两手都已下垂。

双方都在运功调息。

惩善禅师瞧出了便宜，一下身子凌空跃起，直向紫鹰扑去。

“啊哟！”湛蓝等人大叫起来。

湛志杰、任大明等人也来不及施救，只惊得亡魂皆冒，大吼起来。

“砰！”一声大响，惩善禅师倒飞一丈，身子落了下来。与他同时落地的，还有一个黑影。

人们刚看清有人救了紫鹰，却见那人突然变成了三个人。

一人变成了三人，鬼怪么？

惩善禅师被来人一掌，震得心血翻腾，无比惊异。

他定睛一看，忽然间一人变成了三人。

还没等他想清楚是怎么回事，其中两人便扑了过来。

恧善禅师急忙应敌，几招过后就被逼得手忙脚乱，来人武功之高，使他惊骇万分。

只要其中一人，就可和他打上半天。多了一个，他怎吃得消？

这时老太婆忽然叫一声：“走！”

他知道老太婆大概受了伤，她一走，自己就更吃不消，于是匆忙猛攻两掌，跳出圈外，大吼一声：“撤！”便当先遁去。

其余党徒，也马上走了个无影无踪。

不等萧强出声，紫鹰和三个来助拳的人，也一晃身子没了踪影。

萧强湛蓝等人均都愣住了。

湛蓝直觉自己在梦中一般。

一场灾运，就此消除。

陈野有两天晚上没到飞鸿庄去。

他以为恧善禅师等人还一时不会来到。

第三天夜间，他叫三个老儿跟着，来到飞鸿庄。

哪知他们已经来迟，五怪中二怪已横尸场上，老太婆正发雌威。

他便飘身下树，与公冶亚君大打出手。

第一次对掌，他在后加力，故比老太婆多退了两步。

有了与恧善禅师对掌的经验，他立即加以调息，拼了

第二掌。

他以左手的罗汉剪，刺破了老太婆的右爪罡气，伤了老太婆的右手。

但是，他也被老太婆的掌毒所伤。

离开飞鸿庄，走不出一里地，他就觉得真气外泄，全身乏力，速度便慢了下来。

三个老儿忙分人把他背起来，飞速回旅店。

他们把他背进住室，让他坐好，三人和他面对。老大把手按在他的百会穴上，老二则把手放在老大的灵台穴上，老三又把手放在老二的灵台穴上。

“干什么？”陈野问，不胜惊奇。

老大道：

“你中了掌毒，自己不知道么？”

老二道：

“明知人家有毒，你还去碰，真笨！”

老三道：

“愚不可及！”

陈野道：

“说得轻巧，避得开么？”

老大道：

“反正你已中毒，多说无益”

老二道：

“于事无补。”

老三道：

“后悔莫及！”

陈野道：

“中毒就中毒，你们要干什么？”

老大道：

“你不懂？”

老二说：“懒和尚没教过你？”

老三说：“孤陋寡闻！”

陈野道：

“得啦得啦，莫不是你们用内力助我迫毒？这个，谁不懂？只是你们一个按着一个的灵台穴，好玩么？”

老大道：

“孺子不可教，真糟！”

老二道：

“不必多言，对牛弹琴！”

老三道：

“收敛心神，动手。”

陈野猛觉一股大力自百会穴从顶凶灌入，赶忙收束心神，运起本门心法，接引这股巨大的柔和力道，将它引入丹田，片刻就流转小周天，大周天、心中说不出的一股舒适。

渐渐，丹田气满，鼓鼓荡荡，自觉内力比原先大增，起码不下三成。

半个时辰不到，三个老儿收了功。

陈野这才知道，三个老儿将真气融和一起，不仅将他

体内的毒驱得干干净净，还帮他增添了内力，使他功力起码增长了十年。

他赶紧起身谢道：

“三位爷台疗伤大恩，陈野……”

老大道：

“听见了么？老二老三，野哥儿在谢爷们呢？”

老二道：

“俗不可耐！”

老三道：

“庸人庸人！”

陈野笑道：

“不许谢就不谢吧，这是人之常情，怎么又是俗人庸人了？”

老大道：

“爷们要练功，免谈。”

老二道：

“话不投机。”

老三道：

“半句嫌少，一句嫌多。”

说完，三人径自在他床上打坐。

他自感精力充沛，见天已亮开，便出外买早点。

等三个老儿运功醒来，四人大嚼了一顿。

陈野道：

“三位爷，这老太婆掌上有毒，不好对付呢，该想个什

么法儿才好?”

老大道：

“老太婆使的是蛇蝎爪。”

老二说：“最是狠毒。”

老三道：

“令人头痛。”

“那么说，蛇蝎爪是无法抵挡的了?”

老大眼一翻：“我说了么?”

老二道：

“他自己说的。”

老三道：

“区区蛇蝎掌，不在眼下。”

“啊，这么说来，三位爷能克蛇蝎掌毒?”

老大道：

“我说了么?”

老二道：

“他自己说的。”

老三道：

“掌毒在她掌上指上，又怎能克?愚蠢愚蠢!”

陈野目瞪口呆了，怎么说也说不对，这三个老儿有时真浑，跟他们说不清。

说不清只好不说，他闭嘴了。

老大又道：

“这小子聪明么?”

老二叹道：

“只怕不是。”

老三道：

“简直很笨。”

陈野朝他们瞪眼：“我怎么笨了？你们倒说说看！”

老大道：

“老二老三，懒和尚教过这笨小子什么功夫？”

老二道：

“罗汉剪。”

老三道：

“拈花功，飞鸿掌。”

陈野道：

“什么罗汉剪？拈花功？飞鸿掌？师傅并没说。”

老大道：

“罗汉剪作何用？”

老二道：

“专破内家罡气。”

老三道：

“只要不碰老婆子的肉掌，毒又怎么进得了身体？”

陈野一想，明白了，自己不正是以这个什么罗汉剪伤了老太婆的么？”

老大又问：“拈花功呢？”

老二答：“专拿人家腕脉。”

老三道：

“这不就够对付老婆子的了？”

陈野又回想昨夜的情形，若以罗汉剪拈、花功对付老婆子，再闭住气，就不会输给她。另外，直到今天，他才明白自己学的是什么功夫，原来师傅教的，还有名称呢。

他笑了，高兴地笑了。

老大问：“他笑什么？”

老二答：“那是傻笑，谁知他笑什么。”

老三道：

“人难看，笑起来真糟！”

陈野道：

“得啦得啦，到长安去吧。”

忽然他又想起件事，问三个老儿：“你们认识姓夏侯的么？”

老大道：

“魔掌修罗夏侯志。”

老二道：

“乾坤三修罗，这个是老大。”

老三道：

“还有老二赤面修罗敖崇福、老三五毒修罗冷光耀。”

陈野道：

“昨夜怎么没见到他们？”

老大道：

“不见最好。”

老二道：

“见他们不如见阎王。”

老三道：

“大不吉利。”

陈野想，那晚在大兴寺山坳里，明明听说这几个家伙要来的，幸好没来，要不，可就有些吃不消。

他故意道：

“原来三修罗如此厉害，难怪三位爷台也害怕呢！”

老大大叫：“老二老三，听见了么？他说爷们怕三修罗！”

老二嚷道：

“祁连三怪怕过谁来？下次就来个三怪斗三修罗，给他瞧瞧！”

老三道：

“不对不对。”

老大大问：“怎么了？”

老三道：

“三怪在世上还是怕一个人的。”

老大道：

“懒和尚？”

老二道：

“他除外。”

老三道：

“这还差不多。”

陈野开心地大笑起来，原来，他们三个老儿怕师傅呢，

“见他们不如见阎王。”

老三道：

“大不吉利。”

陈野想，那晚在大兴寺山坳里，明明听说这几个家伙要来的，幸好没来，要不，可就有些吃不消。

他故意道：

“原来三修罗如此厉害，难怪三位爷台也害怕呢！”

老大大叫：“老二老三，听见了么？他说爷们怕三修罗！”

老二嚷道：

“祁连三怪怕过谁来？下次就来个三怪斗三修罗，给他瞧瞧！”

老三道：

“不对不对。”

老大大问：“怎么了？”

老三道：

“三怪在世上还是怕一个人的。”

老大道：

“懒和尚？”

老二道：

“他除外。”

老三道：

“这还差不多。”

陈野开心地大笑起来，原来，他们三个老儿怕师傅呢，

“是他们干的？真的么？”

老化子道：

“看来不假，老镖头的朋友韩天贵、钱达仁等好汉，已约凶手明日在长安东门外算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详细说来听听。”

“前天晚上，赛门神韩天贵、流星剑严子钰、铁面书生孔庆广、屠龙剑客冯元坤和他师傅金龙真人、华山掌门子午神剑罗义斌正在富商钱达仁家中闲谈，忽然门人送进一位客人来，正是许老镖头的长子许云彪。他带着一封书信，让大家瞧瞧。这是一封短柬，上面字数不多，大意是许老镖头害死了乾坤掌黄一鹤，父债子还，约许镖头第二日早上到东门外了此过节，署名是何剑雄父子和黄烈。众人一看大怒，许老镖头被北宗之人害死，大仇未报，他们反而找上门来，实也欺人太甚。大家告诉许云彪，准时赴约，让他三人一个也走不脱。”

哪知第二天早上，众人还未出门，许云彪一家二三十口人被杀绝的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惊得钱达仁、韩天贵等人连忙到许家探望，但许家已被官府派人围住，不准闲人走进。

众人一气之下，便在长安城寻找何剑雄父子踪迹，查了半天，居然被他们找到。为了不使三人遁逃，由钱达仁、韩天贵、严子钰进旅舍找何剑雄，其余人则守在旅舍门外。

过了一会儿，三人怒气冲冲出来，何剑雄满口抵赖，拒不承认干下昨夜的滔天罪行。双方约好明日东门口见。

但是旅舍门口一直有人监视，防他们溜走。

陈野奇道：

“杀了人还不逃走，还与缉凶的人相约拼斗，这真是稀罕事儿。”

老化子道：

“他说没有杀人，韩天贵一方又无证据，此事倒真有些不合情理。”

胖和尚道：

“明日我们也到东门，看看能否劝双方和解，暂时放下，等明年四月泰山大会再作裁决。”

陈野道：

“那你们去吧，拿刀弄剑的，好怕人！”

老化子道：

“小兄弟，你该走一趟的，光凭老化子和胖和尚，只怕劝不了他们。”

“我去有什么用？”

“咳，还有这三位爷台呀！”

陈野摇头道：

“不去不去，我们上长安来，一是带个口讯与你们，二是在长安耍上几天，别的事一概不管。”

“带什么口信？”

“无极叟前辈他们，派我告诉帮主，五台山大兴寺是恢复北宗那伙人的巢穴……”

“噢，小兄弟，无极叟不是支持北宗的么？”

“他现在和帮主一样，一边也不靠。他老人家发现，在大兴寺夺方丈大位的，不是大兴寺的和尚，是一群神秘莫测的人物。据现在所知，其中有乾坤三修罗，还有什么绿林二霸中的公冶亚君老太婆……”

“啊哟，小兄弟，你且等一等，你刚才说的，真有那么回事吗？”

“怎么不真？还有慈善禅师和黑飞马、白飞马，人多着呢！”

老化子和胖和尚惊得目瞪口呆。

半晌，老化子喃喃道：

“乾坤三修罗、公冶老婆子，天，这些煞星怎么还未死掉，又要出来作乱了么？”

胖和尚道：

“阿弥陀佛，又是一次大劫，命中注定。”

老化子回过神来说道：

“这些煞星在大兴寺，他们要干什么呢？”

“替北宗复位呀！”

胖和尚道：

“他们都出家了？干他们什么事？”

陈野道：

“所以，这其中就有文章了。”

老化子沉思片刻，道：

“说吧，小兄弟，你的话还未完呢？”

“无极叟老人家的意思是说，请丐帮传令各地，注意黑

道人物的行踪，不要只顾什么北宗南宗的，这些煞星在里面搅，会有好事么？另外，还可将此情况转告南宗北宗双方，提防魔头从中渔利。”

老化子道：

“说得是说得是，小心为妙。”

晚饭后，陈野坚持告退，说明日还要上少林寺，不在长安逗留，刚才是说着玩的。

老化子胖和尚见他有正事，便不再挽留。

次日清早，东门外五里地的旷野里，乱坟岗子上，站满了好多人。

一指神龙何剑雄和儿子何玉龙，还有黄烈，面对一群人站着。

钱达仁一家五口，刘师爷父子，赛门神韩天贵、流星剑严子钰、铁面书生孔庆广、玉虚宫金龙真人、屠龙剑客冯元坤师徒，还有扬威镖局家住局外的十多个镖师，一个个恶狠狠盯着那三人，恨不得立即下手宰了他们。

丐帮帮主瘦金刚何泽、胖佛爷德恩，带着十几个中年化子，站在两方的中间。

钱达仁道：

“姓何的，你事先差人送字条到许家，约好次日东门外相见，却在夜里偷偷杀人，你还配称正道人物么？今日你还有什么话说！”

何剑雄怒道：